

从“物理联合” 迈向“化学融合”

巴塘县深化校联体建设，助推教育
优质均衡

本报讯 近日，巴塘县金弦子小学教育集团组织召开南片区校联体建设首次联席会议。会前，各成员校代表实地观摩了校园文化阵地、后勤安全保障等办学实景，围绕精细化管理开展互学互鉴。会议确立了校联体“六协同、五同步”核心运行机制，细化了师资共育、课程共建、教研共研、评价共通的一体化工作路径，推动实质化协同育人。会议期间，还举办了教研专题讲座，以“三主四环五证”教研范式为例，引导教师从经验型教学向研究型实践转变。

此外，该教育集团还举办读书节展示暨数学专题教研活动。各校数学教师现场联动研讨，共同破解教学难题，分享优质实操经验，分层夯实分段运算基础，强化高阶综合应用能力，精准补齐学段教学薄弱环节。

优质均衡的核心在于师资均衡。据了解，巴塘县人民小学

教育集团已成功推行“一师结对一校”精准青蓝帮扶模式，压实传帮带责任，建强后备师资队伍。同步开展语文学科教联体专项教研活动，由骨干教师示范优质实践课堂，全体教师参与说课、评课、集体备课及学情研讨，统一学段教学标准，优化课堂实操教法。

从联席会议定机制，到青蓝结对强师资，再到课堂教研提质量，巴塘县校联体建设正从“物理联合”向“化学融合”深度转变。据悉，近年来，巴塘县聚焦县域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以龙头校引领、资源联动、师资培养、课堂提质为抓手，精准补齐城乡校际办学短板，全面夯实教育教学根基，稳步织密全域优质均衡教育网络，稳步提升县域教育质量，全力办好群众家门口有温度、高质量、普惠性的基础教育。

次仁卓嘎

大渡河鱼儿畅游 “回家路”

泸定县境内硬梁包水电站生态鱼道助力三千多尾鱼类上行洄游

本报讯 眼下正值鱼类洄游繁殖季，大渡河畔生机涌动。在泸定县辖区内，硬梁包水电站配套建设的生态鱼道中，频频监测到成群鱼儿逆流而上的生动画面，一条总长两公里的“回家之路”正在发挥作用。

大渡河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也是齐口裂腹鱼等珍稀特有鱼类的核心栖息地。硬梁包水电站在建设之初，便同步规划了这条生态鱼道，为鱼类洄游打通跨越水坝的通道。该电站监控室的实时监控数据显示，目前已观测到鱼类上行3000多条次、下行2000多条次。工作人员介绍，仅最近一个月，观测到鱼类上行活动超过1000条次。

面对大坝上下游30米的垂直落差，鱼儿如何逆流而上？答案藏在鱼道的巧妙设计中。鱼道由竖缝式槽身段与仿自然

过渡段两部分组成，竖缝式结构精准调控流态与流速，引导鱼类安全上溯；进入仿自然段后，深潭、浅滩、漂石构成的复杂流场，则为鱼类提供了恢复体力的栖息驿站。

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水位衔接难题，鱼道创新采用了“两次溢流+两次补水”的梯级供水模式，在水位平稳抬升、减缓鱼类体力消耗的同时，补水效率较常规设计提升超过30%。

四川华能泸定水电有限公司安环部副主任刘凯锋说，下一步电站将通过芯片标记追踪等方式，全面验证鱼类在鱼道内的全流程穿越，确保上下游鱼类种群的基因交流顺畅。“在水电开发的同时，我们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最终目标是让清洁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修复真正实现协同发展。”

田欣 孙俊杰 杨汉现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书香润童心 共读伴成长

色达县政协开展“书香政协读书七进之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为推动“书香润金马‘四千’促跨越”主题读书实践活动走深走实，5月6日，色达县政协组织政协委员走进塔子乡小学，开展“书香政协读书七进之进校园”读书活动。此次活动旨在通过赠书、诵读、知识竞赛等形式，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基层，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活动现场，政协委员们向学校捐赠了500余册图书和110余套学习用品，这些图书涵盖爱国主义读物、科普文学、儿童绘本等多个类别，精准贴合牧区儿童的阅读兴趣和成长需求。捐赠过程中，委员们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促膝谈心，鼓励他们珍惜美好时光，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知识的海洋中涵养品格、增长才干、立志成才，用书籍点亮人生梦想。

捐赠仪式后，学生代表进行经典诵读展演，孩子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依次朗诵中华

张真培

那个“榆木疙瘩”成了乡亲们的宝贝

◎大众健康报记者 顾钧竹/文 受访者/图



洛絨真追带领群众辨识草药。



在川滇藏交界处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瓦卡镇，乡亲们提起洛絨真追，总会笑称他为“榆木疙瘩”。年轻时，有姑娘追他，他抱着医书不抬头；毕业分配时能留县城，他偏要去最偏远的村子；药企拿空白支票上门，他把支票撕碎冲进马桶。就这么一个“不解风情”的人，却在雪域高原行医40年，成了无数农牧民最离不开的人……

因为一场病 “我也要成为那样的人”

洛絨真追今年61岁，他的从医念头，始于9岁那年。

那一年，他的阿妈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发作时又哭又闹。阿爸背起行囊，带阿妈前往云南求医。一个多月后，阿妈痊愈归来。阿爸给他讲治疗经过，他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候我就想，我也要成为那样的人。”洛絨真追说。

他问阿妈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医生。阿妈摸摸他的头说：“好好读书，把书本上的知识都学会，就可以和他一样了。”从此，每到放假，他帮家里干完农活，就跑到水渠旁的白杨树背书。“因为那里可以看到远处雪山之下的山路。”——那是通往外面世界的路。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5岁那年，他背起行囊，走进了甘孜州卫生学校（以下简称甘孜卫校）藏医班。

志愿前往最偏远的地方 “基层最需要医生”

在甘孜卫校，洛絨真追是个“异类”。他不善言辞，对周围的喧嚣毫无兴趣，眼里只有书本和医理。

“他真的是差一点就把书啃了。”他曾经的女同学拉姆回忆道，“有女生主动追他，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更让人不解的是，毕业分配时，他本可以留在县城，却主动申请去最偏远的乡村，他说：“基层最需要医生。”于是，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榆木疙瘩”。

1984年7月初，洛絨真追如愿分配到稻城县最偏远的邓波乡，随后又驻村日瓦村（现亚丁村）。那里骑马到乡上要大半天，方圆十里没几个读书人。但他一到村里，就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他对谁都很有礼貌，说话不急不躁。村干部调解不了的纠纷，都愿意找他。”亚丁村的老村主任回忆道。

在村里，洛絨真追一边行医，一边走访老猎户和赤脚医生，了解山里草药的药性。他说：“耕者问田奴，缙则问织婢。”正是这份谦虚，让他很快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为了寻找一种能



洛絨真追坐诊看病。



洛絨真追带领学生采摘草药。



洛絨真追给患者治疗。

健脑的草药，他曾跟着老猎户骑马进雪山，一去就是一个月。老同事次仁达瓦医生笑着说：“进山是帅小伙儿，出山成苏乞儿了，好在人安全无恙。”

不久后，洛絨真追在乡村的表现被县医院知道了，稻城县人民医院将他调了过去。

他说，报到那天，阿爸像当年陪阿妈看病一样坚定，陪他走过了几天雪的山路。积雪没过父亲的雨靴，他踩着父亲的脚印，一步，两步……原本两个小时的山路，那天走了五个小时。

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那个画面：父亲弯着腰，在前面踩出一个深深的雪坑。

那是他离“成为一名正式藏

医”最近的一刻，也是他一生中
最温暖的负重。

4年研发113种藏药制剂 “要用最少的钱治愈患者”

1991年6月，洛絨真追调到得荣县中藏医院工作。一位肝脓肿的女患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花光了身上仅有的200元也未能治愈，正当她在四处筹钱准备继续治疗时，有人建议她找洛絨真追试试。洛絨真追接诊后，对症下药，通过藏药治疗，患者从口中吐出恶臭的脓物，整个疗程36天，总共花费仅78元钱。记者问他真的这么便宜吗？他说在甘孜州藏医院进修结业时，老师曾告诫他：“尽量用最少的钱治愈患者，既要解除病痛，也要减轻经济负担。”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这件事也让他深刻认识到：“药之道，贵以专。”从那以后，他走上了自制院内制剂之路。他翻阅大量古典经方和泛黄的笔记，上山寻找野生药材——植物、矿石，配以动物骨骼及内脏，经过碾磨、蒸煮、煅烧、水淘过滤等工序，制成散剂、丸剂、膏剂和液体制剂。他与得荣县藏医院泽仁多吉院长耗时4年申请下来了113个自制药品的注册文号，让偏远山区的患者用上了质优价廉的放心藏药。

退休后主动返聘回乡 “我放心不下这里的百姓”

2013年8月28日，得荣县发生地震。洛絨真追主动请缨，奔赴前线，他对妻子说：“这次地震，很多伤员等着我。国家培养了我，救治伤员才是我的工作……”

然而，命运给了他最残忍的考题。9月10日，他的父亲因突然脑出血，永远闭上了眼睛。洛絨真追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悲伤还没来得及喘息，10月5日，他的母亲又因心梗骤然离世。短短26天，双亲先后离去，他和妻子哭成了一团。

如今每当下雪，他都会想起自己的父母，想起那段走了五个小时的山路。“父母已经不在，他们是我这一辈子的亏欠。那我就将对父母的情感，用在病人身上。”他红着眼眶对记者说。

2020年，洛絨真追正式退休。他本可以去舒适宜居的城市颐养天年，但他没有走。他主动申请返聘回得荣县瓦卡镇中心卫生院，至今仍在岗位上。记者问他为什么退休了还要回来，他淡淡地说：“藏医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传下去，我放不下这门医术，更放不下这里的百姓，他们看病不容易。”

瓦卡镇中心卫生院藏医科主任达瓦拉姆是他的学生。她说：“真追老师来了以后，开始开展藏医诊疗技术，每周门诊结束后还会给我们上课。”在卫生院病房里，患者次仁以前在藏医院看过病，“现在真追医生来了，我就不跑那么远去看病了。”

如今，洛絨真追依然每天出现在瓦卡镇中心卫生院。金针、艾灸、金烙、放血、熏蒸、药浴……这些古老的藏医技法，在他手中重新焕发生机。很多患者慕名而来，他们不是来找一位“名医”，而是来找那个“榆木疙瘩”，因为他能治愈雪域高原上的伤痛。

记者手记

采访洛絨真追，他的话不少，只是乡音重加上语速又快，我常常要凑近了听，但还是只能听懂七八成。

他的学生达瓦拉姆在一旁笑着说，老师这辈子不会说漂亮话，只会做漂亮事。从医40年，他制出113种藏药制剂，本可以留在县城，却主动去了最偏远的村子；本可以退休养老，却又回到乡镇卫生院。乡亲们叫他“榆木疙瘩”，我问他知道这个外号吗，他笑了笑，又开始说那些我听不懂的藏语。

离开瓦卡镇时，高原的太阳明晃晃的。我想，有些人就是这样——话不一定好听，也不一定好懂，但事做明白了。